

竹林七贤是魏晋玄学的著名代表人物，他们在当时以及后世的思想界具有极大的影响，故其生平活动和思想倾向为历代学者所关注，研究著述已有很多。本文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就其中几个需要澄清的问题略述己见，以就教于海内外学术同人。

“竹林七贤”是否附会之说

竹林七贤之说，系指魏晋之际嵇

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七人游于竹林，多谓源于《世说新语·任诞》所记：陈寅恪先生两个很有影响的假说之一，虽属大胆假设，但因陈先生学术声望极高，所论符合当时历史文化背景，其说一出，影响甚大，竹林七贤是否东晋士人附会而成，遂成悬案。近些年来又有学者进一步引申发挥，指出竹林七贤之间的年龄差异和居地距离甚大，他们也不可能同时聚会于山阳；并进而考证，确定造假者可能是东晋谢安（参见周凤章：《“竹林七贤”称名始于东晋谢安



关于竹林七贤的几个问题

范毓周

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七人游于竹林，多谓源于《世说新语·任诞》所记：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玕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对此，历代学者皆信从之，从无异说。

近代以来，陈寅恪先生首倡新说，屡言竹林七贤并非历史实录，乃系东晋士人受佛教“格义”学风影响，兼取释迦牟尼说法的“竹林精舍”之名和《论语》“作者七人”之数附会而成。这是

说》，《学术研究》1996年6期；范子烨：《“竹林七贤”之名目探源》，《学习与探索》1997年2期）。一时间，陈说几成定论。

其实，陈氏之说毕竟是一种假说，认真说来是经不起推敲的。前几年，即有学者通过检索大正藏的相关译名综合分析文献资料后，指出东汉至西晋时期汉译佛经中的释迦牟尼说法处大多数译为竹园而非竹林，有关竹林七贤的说法并非东晋士人附会佛教典故，相反，正是受“竹林”说法的影响，人们才将竹园译为竹林（参见王晓毅：《“竹林七贤”考》，《历史研究》2001年5期）。这一看法应当说是很中肯的。至于推证东晋

谢安造作竹林七贤故事，更属推度，也有学者辩驳甚详（参见滕福海：《“竹林七贤”称名依托佛书说质疑》，《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4月号），他们的论证都是可信的。

附带讲一下，有人以南京西善桥宫山墓出土的南朝砖画为据，根据日本学者曾布川宽的说法，认为砖画上作为八位贤者背景的植物分别是银杏、松、柳、桐和槐，唯独没有竹，否认实有竹林，这

中既有医学、卜筮、易象等，也有诗、赋、论难文章。孙盛另有史学巨著《魏氏春秋》二十卷、《晋阳秋》三十二卷，时人称其“词直理正，咸称良史”。孙盛是桓温部下，却在《晋阳秋》中如实记载桓温第三次北伐前燕时，在枋头挫败之事。桓温得知大怒，曾以杀身灭门相威胁，孙盛拒不屈服于权势，坚持按实书史。孙盛史德如此，又是清谈名流，所记竹林七贤事无疑是不会向壁虚造的，



也是不妥的。南京西善桥宫山墓出土的南朝砖画并不是独以竹林七贤为刻画内容的，不可命名为“竹林七贤图”，因为七贤之外还有荣启期，与七贤不在同一时代，只能命名为“先贤图”，故其不以竹林为背景，以此来否定七贤曾经游于竹林也是欠妥的。

认真说来，竹林七贤故事系两晋之际琅琊王氏家族传播，后经孙盛记述而成。孙盛是东晋著名史学家，祖父孙楚是西晋文学家，官至冯翊太守，父孙恂曾任颍川太守。他自幼即承家学，笃学不倦，故其博学多才，尤擅于名理。《世说新语》中多处记载他与清谈名流辩难的故事。其著作极丰，多达数千篇，其

更不会附会佛教“竹园”典故和《论语》“七人”之数演绎出竹林七贤故事。至于有的学者孜孜考证河内山阳处于邙至洛阳之间，魏晋之间此处多有达官贵人的庄园别业，且该地自古至今生长竹子等，似亦过于拘泥，实则不宜坐实。

竹林七贤的活动地域

对于竹林七贤的活动地域，孙盛在《魏氏春秋》中明确记载：

（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

七贤。(见《三国志》卷二十一注引)

显然,孙盛以嵇康为“七贤”之首,唐人编修《晋书》时,将“七贤”系于《嵇康传》中,当本于此。虽然唐修《晋书》一出,十八种晋史皆废,但《晋书》为旧晋史之综合,旧晋史当亦本《魏氏春秋》以嵇康为“七贤”之首。

近人因陈寅恪竹林七贤为附会之说,而着意论述竹林七贤活动地域历史上实有竹林,甚而指出其具体寓居地应在焦作市修武县东北五十里太行山之天门谷百家岩一带。其实,这都是大可不必的。

嵇康为竹林七贤之首,其余诸如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均为从其游者,其活动地域自然应以嵇康寓居所在地域为准。前引孙盛《魏氏春秋》已经言明,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与之游者也当在其寓居之地附近。曹魏、西晋时期的山阳即今之焦作市境内修武一带。尽管他们的活动地域并非只在一地,但主要活动地域在今焦作境内修武一带应无大错。至于竹林何在,既不必附会于释迦牟尼说法之竹园,亦不必作跨越千古之推度,一定要坐实在今何处。

关于竹林七贤应否包括吕安等人问题

竹林七贤虽然自来即以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为其主要人物,但在最近也有人认为吕安、赵至也是当时名士,并与嵇康共同生活或交游于山阳,也应列于七贤之内。

吕安,字仲悌,东平(今山东东平)人,不喜仕宦,不仅与嵇康为至交好友,

并与山涛、向秀等人交往甚密。吕安常在思念嵇康之时,不远千里来山阳造访;如果嵇康不在,其兄嵇喜代为招待,吕安则不屑一顾,宁愿独宿车中等待嵇康回来,尽兴方归。后来吕安干脆迁居到山阳与嵇康相聚,并在门前种一大片菜园。向秀、嵇康常到其处做客灌园,收其余利,以供酒食之费。他们经常相偕出游山林原野,不计远近,无论时日,随兴而至,尽兴而归。吕安兄长吕巽也是嵇康的朋友,曾任相国掾,依附于司马氏,深得司马昭宠信。吕巽后来强行奸污吕安妻子,导致其自缢而死。吕安告诉嵇康,嵇康从中调停,不料吕巽反而诬告吕安不孝,致使吕安因此下狱。嵇康愤而与吕巽绝交,并上书为吕安辩白,结果也被牵扯进去,最终酿成千古奇冤,以致被杀,竹林之游也因此告终。

依照吕安与嵇康、向秀的交游关系,当然与竹林七贤的各位相比并无逊色,但竹林七贤是自孙盛《魏氏春秋》记载后,千余年来,无有更易,今天如果把与嵇康交游的名士都纳入到七贤之列,似乎颇有更改史乘以乱成说的弊端。实际上,当时与嵇康交游甚深的还有代郡人赵至(字景直,后改名为赵浚,字允元)等人,历史上从来无人将他们列入竹林七贤之列,我们更不必突破前人,硬将他们列入竹林七贤。历史上的竹林七贤是一个固定的概念,是当时士人对他们所崇尚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具有自由清高的理想人格的七位代表人物的概括,千年之下,自不必随意增益,以免画蛇添足。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系)